

非爱

不可

Non Love Can
Not Be

李
檣

著

花非花，雾非雾。
夜半来，天明去。
来如春梦不多时，
去似朝云无觅处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Non Love Can Not Be

不 非
可 爱



李 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非爱不可 / 李樯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7. 1

ISBN 978-7-5502-9638-1

I. ①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6863 号

非爱不可

作 者: 李 樯	选题策划: 盛世肯特
出 品 人: 唐学雷	出版统筹: 柯利明 林苑中
特约监制: 杨 静	责任编辑: 徐秀琴
特约编辑: 杨 静 聂福荣	文字统筹: 颀亚珍
装帧设计: 尚书堂	营销推广: 姜 涛
责任印制: 张军伟 付媛媛	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 印张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638-1

定价: 3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9737280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/ 第一章 领 证
- 025 / 第二章 遇 险
- 049 / 第三章 搭 档
- 071 / 第四章 试 播
- 095 / 第五章 回 笼
- 117 / 第六章 绯 闻
- 141 / 第七章 自 坑
- 167 / 第八章 相 亲
- 191 / 第九章 苗 头
- 215 / 第十章 误 会
- 239 / 第十一章 风 波
- 259 / 第十二章 停 播

第一章 领证

01

王小迅和沈鱼水一前一后，走出深都市民政大楼。

纯色T恤、牛仔裙，一头长长的直发，王小迅还像是毕业不久的大学女生，和身穿名牌西服、一副社会精英装扮的沈鱼水走在一起多少有些不搭。唯一与沈鱼水的装扮相配的，是她挎着的LV小包。这小包是去年沈鱼水去法国时为她买的生日礼物，说是为纪念二人恋爱七周年。当时王小迅就问过沈鱼水：你这是礼品，还是纪念品？沈鱼水不无尴尬地笑着说：一样，一样，都是我对你的一片深情！

这会儿，沈鱼水跟着王小迅走下民政大楼的台阶，他手里捧着崭新的结婚证，翻开、合上，合上、翻开，脸上的表情变化反复，有点儿像是睡梦刚醒，还没回过神来。

两人顺着林荫道向前走着，沈鱼水仍在翻看着结婚证。王

小迅扯了扯他的衣袖，“你赶紧收起来好不好，别人看你那样子，还以为要饭的捡到金元宝了呢。”

“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”沈鱼水并不在乎王小迅的奚落，大着嗓门笑道，“这可比金元宝值钱！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，沈鱼水我今天领证了！哈哈哈……”

王小迅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，低声对沈鱼水说：“有病啊，大街上这么大喊大叫的。”

沈鱼水“哦”了一声，松了松领带，贼兮兮地说：“小迅，哦不，老婆，今后我得改口……”

王小迅停下脚步，转身指着沈鱼水，“不许改口，以前怎么叫，今后还怎么叫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你！”

沈鱼水讪笑道：“老婆，哦不，小迅、小迅。我、我这不兴奋、太幸福了嘛！你也是的，这前两年吧，鱼水哭着喊着求你把证领了，你就是不答应。今儿个把我拖出来，也不打个预防针，说领就领了，你说这……这洪水猛兽般的幸福，谁扛得住啊！”

“切，不就领个证嘛。领证是领证，结婚是结婚，早就告诉过你。再说一遍，我的计划是……”

“得得得，又是你的三五规划。”沈鱼水颓了，丧气地耷拉下脑袋。

王小迅的三五规划就像一根粗大的鱼骨，始终鲠在沈鱼水的喉咙里，甚至已经扎进他的胃里、他的心里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王小迅就那么死板。大学毕业后用五年时间，到二十八岁领结婚证；二十八岁到三十三岁用五年时间争取事业有成；三十三岁以后正式结婚生孩子。这特么什么破规划？想是这么

想的，可沈鱼水还是没敢说出来。

王小迅看沈鱼水不爽，安慰道：“鱼水，到我三十三岁，我们就举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，然后我便退隐江湖，相夫教子。”

“小迅，这、这战线拉得是不是太长了点？这让我等到猴年马月啊？”沈鱼水苦着脸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你去找个愿意跟你短线作战的，我没意见。”

“别介，鱼水这颗深深爱着你的小心灵，哪经得起这冰火两重天的折腾。”

“算你识相。我再强调一遍哈，证虽领了，但咱俩的婚姻关系不公开，这叫隐婚！你不准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那个狗腿子哥们儿马丰，我也不告诉于静。”

沈鱼水瞪大了眼睛，“小迅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马丰和我什么关系？十几年的铁杆儿，生死兄弟啊，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不告诉他？还有于静，和你更是二十多年的闺蜜。别人不知道可以，他俩总得告知一声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。”

沈鱼水掏出手机，王小迅冷冷地看着他，也不吱声。沈鱼水气馁了，慢慢放下手机。

两人继续向前走了几步，沈鱼水摇了摇头，“我还是觉得不得劲儿。老婆，哦不，小迅，你能不能满足一下我这颗幸福又兴奋的小心脏，我想请马丰、于静一起聚聚，让于静把超超也带来，大家一起 Happy Happy！你放心，鱼水绝口不提结婚证的事。”

王小迅白了一眼沈鱼水，“我看你是没事找抽。要请可以，

但是得马丰、于静分开请。他们离了婚，于静一个人带超超，本来就一肚子怨气，把他俩弄一块儿，真难为你想得出来。”

02

沈鱼水约了马丰在夜南国酒楼吃饭。他和王小迅提前来到酒店包间，马丰还没到，沈鱼水嘀嘀咕咕地念叨：“这小子，请他吃饭还端个架子，也不早点过来。”

正说着，马丰到了。沈鱼水站起身，咋咋呼呼地嚷着：“来来来，深都卫视的一哥，大主持人，大知识分子，快坐快坐！”

这马丰何许人也？他当然不是沈鱼水嘴里的深都卫视一哥，在深都卫视，他主持着一档半死不活的读书节目。这年头读书本来就是非主流的事儿，市面上那些热门的时尚类、鸡汤类书籍又入不了马丰的眼。这哥们儿是好读书，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、文学艺术、民间传说，甚至神魔鬼怪、八卦娱乐也不放过。读归读，但他心里是有杆秤的，再加上天生一张大贫嘴，无论是谁的书，只要他觉得说得不上路子，冷不丁就会嬉皮笑脸地来上几句不酸不甜的点评。他读书多，可你要说他是知识分子，他还真跟你急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就一屌丝，没那能耐充什么知识分子？

这不，沈鱼水一张口喊他知识分子，他就不乐意了，头一拧，“你这是抬举我还是骂我呢？哥们儿顶多也就一知识虫子。哪像你老沈啊，大儒商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小日子过得是如鱼得水。”一句话把沈鱼水噎得死死的。

马丰将目光转向王小迅，“小迅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格外漂亮嘛。”

王小迅一撇嘴，“行了吧你们！一个天上飞的，一个水里游的，就互相吹吧。来，快坐吧。”

沈鱼水哈哈一笑，“哥们儿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一哥嘛，也是我们家小迅心目中……啊，我们家小迅在光灿传媒，一直没担当过像样的节目，不定哪天得寻求你的帮助，到时你可不准推三阻四。小迅，你去招呼服务员上菜。”

王小迅起身往外走，到了门边又回转身，冲沈鱼水说：“鱼水，你说话把点门儿，别什么事都瞎掰。”反手关门走了出去。

马丰看了看沈鱼水，“你们搞什么名堂？神神秘秘的。”

“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叫上你聚聚，本来我想把于静、超超都喊来的，可小迅不让，说你们……唉，我到现在还没整明白，你们当初好好的，大胖儿子都上幼儿园了，怎么说离就离了呢？你看我跟小迅多好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，一直相安无事，今儿个不就悄无声息地……”

王小迅推门而入，“悄无声息地过了五年了，不也挺好的嘛，老沈你说是不是？”见王小迅进来了，沈鱼水赶忙改口，“是是是，一晃毕业五年，一晃还需要五年。”

王小迅瞪了沈鱼水一眼，沈鱼水装作没看见，却也不敢再说。

三人开吃，沈鱼水和马丰推杯换盏，很快桌上杯盘狼藉，两人面前都摆了好几个空啤酒瓶，都有了些酒意。

沈鱼水端起杯子，对马丰道：“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我要感谢兄弟大学期间的不杀之恩。”

马丰放下酒杯，盯着沈鱼水，“这话从何说起？搞得咱俩有深仇大恨似的。”

“要说没有，那的确是没有，但要说有，你马丰对鱼水，的确可以有深仇大恨啊。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大学时你也喜欢

小迅是不是？就冲这一点，你就完全可以往鱼水的茶杯里投点啥的嘛，所以我得谢你，谢兄弟的不杀之恩。”

马丰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姓沈的，看来你对我一直都耿耿于怀，还是放心不下哇！那你小子当初干脆把我结果了不就得了？”说着，马丰放下酒杯，“老沈啊，你小子快跟小迅把婚结了吧，好彻底让我断了这个念想。”马丰把酒杯往沈鱼水的酒杯上重重一碰，仰头喝干了杯中酒。沈鱼水看了看马丰，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马丰拎起酒瓶要给沈鱼水倒酒，被王小迅一把夺过，“别瞎掰了，我看你们哥儿俩喝得也差不多了，行了行了，该散了。”

“嗨……”马丰从王小迅手里抢回酒瓶，“我、我没事，反正回去也是独守空房……”

沈鱼水笑了，“别扯淡了，你会独守空房？谁信。不过告诉你一好消息，从今往后，哥们儿我终于不用独守空房了，咱、咱今天跟小迅……”

王小迅从马丰手里夺过酒瓶，往桌上一顿，盯着沈鱼水，大声地说：“沈鱼水，你喝多了吧？你跟我怎么了？咱俩怎么了？”

沈鱼水咽了口唾沫，“没、没怎么呀，我、我这不就是想告诉马丰咱们俩……”

“咱们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就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吧。”说完，王小迅挎起坤包，从座位上拖起沈鱼水往外走。

两人回到王小迅住处，沈鱼水仍然醉意未消，摇摇晃晃地在客厅里边走边说：“你太过分了，说走就走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。你今天必须跟我道歉。”

“你只想着在自己哥们儿面前显摆，你尊重我的意愿了吗？”王小迅坐在沙发上，气呼呼地说道。

“你的意愿？你什么意愿？我们结婚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毁了自己在马丰心目中的玉女形象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说什么呢？”王小迅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。

“你不要不承认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压抑够了，一直不敢说，也不愿意说，可种种迹象表明，当初你的确是喜欢过马丰的，难不成你现在……”沈鱼水仍在摇头晃脑地说着。

“沈鱼水，你是不是男人？要不是考虑到你小心眼，成天疑神疑鬼的，我今天就不该跟你去领证。”王小迅脸胀得通红，眼泪不禁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我疑神疑鬼？是你心里有神有鬼吧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喜欢过马丰？是不是一领了证，你就后悔了？”沈鱼水越说越起劲，止不住手舞足蹈起来。

王小迅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上前用力把沈鱼水往门外推搡，“你滚，你给我滚！”

“不走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”

“你不走是吧，好，有种你就别走。”王小迅说着抓起手机，拔了几下号码，对着手机说，“是110吗？我家闯进来一个喝醉酒的男人……”

沈鱼水一把抢过王小迅的手机，“你疯了……”说着举起手机，“喂，你好，没事没事，小两口吵架拌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喂！喂！”

沈鱼水看了眼手机，不禁瞪了一眼王小迅说：“原来你没拨，酒都让你吓醒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沈鱼水在床上晃晃脑袋，想起了昨晚的事，赶紧抓起手机打给王小迅。

“小迅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昨天喝醉了，你别生气啊！”

“姓沈的，为这种事，你已经不止一次地道歉了吧？有意思吗？”

“都是我不好，我浑蛋，我犯贱。亲爱的，你不会真生气了吧，咱们结婚证都领了啊！”

“不就一张纸吗，撕起来也不费什么力气。”

沈鱼水支起身子坐了起来，咧着嘴笑道：“瞧你说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我们家小迅，对鱼水从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亲爱的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接你，送你上班去。”

“不劳你大驾，今天单位没事，我想待家里。”

“那我过去陪你，正好规划规划我们今后的生活。”沈鱼水理了理头发。

“今后啊，今后你还住你的豪宅，我还住我的小房子，我还没单够呢。”

“小迅啊，这成何体统？鱼水现在已经升级成为人夫，将来还要升级为人父，我得对你负责、对家庭负责不是？”沈鱼水边说边起身下床。

电话里王小迅的声音有些不耐烦，“你少烦我，就是对我

最大的负责了。算了，不跟你啰嗦，我先挂了。”

王小迅挂断电话，电话里传来“嘟嘟……”的声音。沈鱼水对着手机“喂……喂……”了几声，又看了看手机显示屏，没好气地把手机往床上一扔，转身去了卫生间。

04

湖滨马路上人影稀疏，夕阳映照着水波，充满诗情画意。马丰开着一辆哈雷摩托，后座上坐着一位未戴头盔的长发女郎，手搂着马丰的腰。马丰的车开得飞快，女郎的长发飘了起来。

马丰略微转过头，问女郎：“飘起来了没有？”

“什么？我听不见。”

马丰大声说道：“我问你，头发飘起来了没有？”

“哦，飘起来了。”

马丰坏笑了一下，“正点！抓紧了！”说着，马丰再次提速，长发女的头发向后飘成了一条直线。

“慢一点，马哥你慢一点！”

马丰大声道：“慢了就没有效果啦！”

女孩紧紧地搂着马丰的腰，大声说：“求你啦！慢点，飘得太厉害啦！”

马丰没再说话，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开了出去……

湖边的一家西餐厅里，缠绵悱恻的爵士乐若有若无地传来，马丰和长发女郎相对而坐，桌上摆放着牛排、沙拉和饮料。

长发女郎把一块牛排放进抹得鲜红的嘴里，娇声娇气地问：“你真是深都卫视的主持人？”

马丰边吃边翻看着手机说：“你不信？当然当然，警惕性高对美女来说是好事，”伸手一指女郎，“你肯定被网友骗过。”

“我老喜欢看电视了，怎么没有见过你？”

“没见过就对了，见过倒奇怪了。我主持的那节目不时尚，也不够娱乐，读书节目。”

“你是说我不读书？告诉你马哥，我可喜欢读书了。”长发女郎嘟起鲜红的小嘴，拧身说道。

马丰微微一笑，“呵呵，你都读些什么书？”

“嗯……像《瑞丽》、*VOGUE*、《米娜》，还有《知音》什么的啊，每个月我都买，要花掉我不少钱呢。”女郎边说边掰着手指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那不是书，是杂志。”

“书我也读呀，像徐心怡的《X星球的爱情笔记》，我可喜欢可喜欢读了。”

马丰晃了晃手中的叉子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我真没读过。”

两人漫无边际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只见一个身材匀称、面容姣好的少妇，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走进西餐厅。少妇四处张望了一会儿，牵着小男孩径直走向马丰的座位。小男孩看见马丰，开心地扑了过来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马丰回头看见小男孩，开心地抱起他来，“啊，宇宙无敌小超人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说着在小男孩脸上连亲几下。

少妇走到桌边，表情冰冷地看着马丰道：“就知道你在这

儿！今天什么日子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儿子差点没让人贩子拐跑！”

马丰一拍脑门，“啊呀，怪我怪我，今天是国庆长假调休，我把日子记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也是的，怎么不打个电话提醒我？”

“你倒有理了？”少妇说着，看了看长发女郎和桌上的阵势，“这就是你忙活的事儿？”

长发女郎站起来，拿起椅背上的外套，“马哥，我就不打搅你们一家了。”

少妇看了长发女孩一眼，没吱声。女孩挎起坤包，一扭一扭地出了西餐厅。

小男孩抓起桌上的东西，大口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赞叹好吃。少妇也坐了下来，大口吃起来，边吃边对小男孩说：“超超，你放开了吃，这都是咱自个儿的钱，可不能浪费，更不能让那些个狐狸精给白吃白喝了。”

马丰没言语，不时地往马超的盘子里递放食物。吃了一会儿，马超跑离座位，去观赏鱼缸里的游鱼。

少妇用手里的刀叉轻轻地敲打着餐盘道：“口味变了啊！”接着便学起长发女郎嗲嗲的声音，“我可喜欢读《知音》了。”

马丰一拧脖子，“那又怎么了，天涯何处觅知音，说明人家简单、透明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你的品位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你这可是典型的羡慕嫉妒恨啊。我这叫广种薄收，广撒网，才能捞到美人鱼！”

少妇噎住了，顿了顿，一甩头发说道：“是不是没滚成床单，满肚子火呀？奉劝一句，她不是你的菜。”

“不用你点我，是不是我的菜只有亲自尝了才知道，没你什么事，你还真当自个儿是女主了。我告诉你于静，咱们现在是离婚状态，你不可以干涉我的私生活，也没理由对我交往的对象品头论足。”马丰声音也高了起来。

于静立起柳眉，指着马丰说道：“马丰你别忘了，你是马超的爸，我是马超他妈，你的一切，都关乎咱们儿子的健康成长，我作为他妈，当然有权干涉所有可能影响儿子成长的不良因素。”

“你别老拿儿子做挡箭牌。非要在所有跟我交往的女孩子面前把我搞臭不可吗？你是何居心？”

于静忍着眼泪，但眼睛里已经明显湿润了，声音有些哽咽地说：“我是何居心你不明白吗？”

“不明白！”马丰答得也干脆。

于静拿起餐巾纸擦了擦眼泪，说道：“离婚这两年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女人就得狠一点、强势一点，否则就会让人钻空子，让别人花你的钱、住你的房子、打你的小孩、睡你的老公，凭什么啊！”

马丰皱了皱眉，“每次都是这几句，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？”

05

“叮咚……叮咚……”王小迅刚刚醒来，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翻看手机，便听见门铃声。

“谁呀？”王小迅一面问，一面走进客厅，从猫眼里往外看，只见沈鱼水正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。

王小迅打开防盗门，沈鱼水奉承地笑着说：“小迅你起来了。”

王小迅看见沈鱼水身后跟着几个民工模样的人，便指了指他们问沈鱼水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“搬家呀！”

“搬家？谁要搬家？搬哪儿去？”

“把你的东西搬咱自个儿家去呀。小迅，我那边都收拾利落了，我还找了保洁公司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通，就等你这个女主人入住了！嘿嘿，我没通知你，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”说着，沈鱼水递上鲜花，“乔迁礼物，喜欢吗？”

王小迅一把夺过鲜花扔出门外，“出去，你们都给我出去。”

王小迅往外推搡着沈鱼水，几个民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起退了出去。王小迅试图关上防盗门，被沈鱼水用力挡住。

“王小迅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是搬也得搬，不搬也得搬，这次我得做回主。”沈鱼水态度强硬起来。

王小迅返回客厅，抓起自己的包，翻出钱包，拿出一叠钞票，走到门口递给一位民工说：“大哥实在对不住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什么都没收拾呢，今天搬不了，不过钱我照付，您拿着。”

民工接过钱，有点摸不着头脑，犹豫了一下，几个人还是返身走了。沈鱼水对着已经走开的民工背影叫着：“哎，哎，别走呀！”

两人都拉着脸回到客厅，沈鱼水气恼地抓着头发说：“这算什么事嘛！俩人明明结婚了，你不让我说，好，我忍了，咱不说。可搬到一起住是起码的吧，人未婚的都纷纷同居了，咱这倒好，自个儿把自个儿打成了牛郎织女。”